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三十八回 讀奇書孫康憐雪影 試英物宣武出啼聲

長卿開窗一看，見西角上紅光隱隱，廟祝忙趕來說道：「僱工人去救火，大驚小怪，倒驚了老爺了。」長卿道：「這光不是火光，大有瑞氣。這雪是幾時住的？我們到廟外去望一望來。」廟祝道：「雪住多時了，老爺要出去，待小道去點燈。」長卿止住道：「你看庭中雪光映得滿屋白亮，何必點燈？」把衣整束，同廟祝出廟，見那紅光，只有幾縷在西邊村上透起，卻映著四山雪色紅白交輝，甚是好。廟祝道：「方才半天通是紅的，如今看去真不像火光了，莫非那所在也有甚寶劍在那裡放光麼？」長卿道：「此非物華，乃人瑞也。那紅光之下，約莫是何村莊？離此地有多少路？」廟祝道：「是西莊地方，從廟後折去，不及半里。」長卿看了一會，覺著寒冷，那紅光也漸漸滅了，遂覆身進來。正要上床，只見廟祝推進窗來，手提一壺熱酒，說：「老爺夜寒，請用一杯。」長卿道：「正有寒意，你這酒是雪中送炭了。」廟祝斟上一杯道：「老爺請酒，小道去拿些醬姜來。」長卿把那杯熱酒一飲而盡，覺得暖氣入腹，便有驅寒之意，太息道：「酒能亂性，古聖所惡。若俱似此時之酒，亦復何害？史彌遠能除韓侂胄，秦檜能拒張邦昌，小人之才，原自可用；泛駕之馬，惟在馭之得宜耳。」因復斟了一杯。廟祝點燭又遞上醬姜、醃菜、筍尖三碟小菜。長卿一面飲酒，一面問其姓名、年歲，是火居，是正一。廟祝答是姓溫，法名通奉，祖傳火居，今年三十二歲。長卿道：「這還好，世人皆重正一而輕火居，不知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火居與正一均為異端，而免於不孝之罪，則較勝於正一矣。道家所宗，如老、尹、莊、列，那一個沒有妻子？而今人獨重正一，吾不解也。」說罷大笑。長卿正在高談，忽聽外邊人聲嘈雜，廟祝知是僱工回來，出去問明了，進房說道：「老爺之言不錯，果真不是火光，是西莊孫家生了一個兒子，臨產時屋上起這紅光，竟像失火一般，驚動前後村都去救火，也是一件怪事。」長卿道：「現在相國商輅生時，就有紅光罩室，太守認是公廨中火起，後來知道了，抱進內署看視，以黃羅傘罩送回家。這是目前之事，何足為怪？」廟祝道：「依著老爺，孫家這孩子將來也是狀元宰相哩！」長卿暗忖：籤詩上「孫康」二字，莫非因這孫姓得有文伯母蹤跡，也未可知。廟祝收拾壺碟出去，長卿上床睡不多時，天已大明，起來梳洗過，衙役進稟：天氣比昨日更冷，轎夫又凍壞了一個，已寄信去撥一名來代替，請老爺略待一會，等他們吃飽了飯，日頭高些起來，寒氣略退，這路上就好走了。長卿道：「如此嚴寒，豈可枵腹而行，自然該吃飽了飯再走。我也怕冷，今日就擔擱一天也不妨，且吃過飯再定奪罷。」差役答應出去，長卿便要到孫家去看孩子。問廟祝外邊路可滑淨，飯收拾好休來尋我，只顧先吃，由我自回。廟祝道：「日色朦朧，西風勢緊，把田岸都凍得生硬，今日是不能開融的了。但這樣冷天，空心餓肚，豈不著寒？」忙去拿進一碗熱酒，酒內三個雞蛋，說道：「正要送與老爺當茶的。」長卿甚喜，便都吃完。廟祝領著開出後門，走上大路，用手指道：「那一帶瓦房便是西莊，姓孫的就住在那竹笆內花園裡面。」長卿看得明白，便發放廟祝回去，望那村莊走來。

只見四圍古木，一曲寒泉，茅舍參差，竹籬周折，儼如身入畫圖。兩扇園門半開半掩，慢慢的踱將進去，先是一帶竹林，接連著兩岸木芙蓉，度過石橋，在假山後折去，就是一所臨水的荷亭，荷亭半邊幾棵參天的松樹，纏著滿樹枯藤，卻一半堆著白雪，鬆影中漏出一架花屏，被雪壓著如玉屏一般耀眼。轉過花屏，那邊有三間小樓，樓窗半開，樓上有人讀書，其聲清越，長卿暗吃一驚道：「此何人也，乃有此聲。」因悄悄步近樓邊，竊聽所讀何書，卻是《檀弓》，歎道：「此千古奇文也！惜為小兒學舌，致令減色。我向來自負能讀此書，又與素臣講究，益窮其妙。此人於雪窗讀之，必有會心！長卿，莫謂天下無人也！」長卿正在竊聽，見樓下跑出一小孩子來，喊道：「阿呀！一個人跑進來了，你們來看呀！」樓上便住了書聲，嚮素而下。長卿迎上一看，只見：

骨重山凝，神清鶴立。眉分八字，額紋隱現立三台；目注雙泓，鼻准豐隆朝四岳。垂垂若瓠，腹貯丙丁甲乙之奇書；朗朗如鍾，齒宣徵羽宮商之逸韻。陳元方名馳西鄴，詎數雙丁；諸葛瑾望重東吳，何論二陸？咀出雪中清味，焚香讀一部《檀弓》；引來日下奇人，剖石識連城藍玉。

那人立定，把長卿細看，只見：

玉山朗朗，琪樹亭亭。面凜秋霜，笑比清河包老；胸懸冬日，情同醇酒周郎。變幻若夏雲之奇，揮毫欲舞；揚詡若春風之拂，入座知和。一寸心藏萬卷書，稽古者五車四庫；百年身寄千秋業，致君須二帝三王。耳性通靈，別賢奸於警口；目光如炬，識貴賤於形神。

長卿入至樓下便道：「柳絮因風，書聲徹耳。黨家金帳，固屬癡肥；陶氏葫蘆，亦嫌寒瘦。嚼雪讀《檀弓》，較嚼雪讀楚詞，清標愈上。政未識伊川夫子，肯許門外人立深三尺否也？」那人微笑延進客座，答道：「冰城吐蝕，寒谷噓春；衰安僵臥，固屬忘情；子猷返棹，亦嫌口興。踏雪尋寒土，較踏雪尋梅花，冰腸愈熱。政未識富春老子，足與天上人臥分半榻否也？」長卿大喜道：「寶劍自獄中化去，幹將猶落塵寰耶？惜未得華陰赤土，一拭龍文耳！」那人笑道：「奇峰從天外飛來，泰山寧讓土壤耶，愧未具南宮象笏，一拜丈人耳。」長卿道：「孫登鳳嘯，弟實聞所聞而來，桃源姓氏，乞向外人一道。」那人道：「稽康箕踞，君應見所見而去，瀛洲氏籍，恐非野人可知。」長卿見那人丰姿整朗，吐納風流，早興伐木之思；那人見長卿氣度雍和，威儀肅穆，亦有識荆之意，因各敘禮入座。茶罷，長卿欲說出自己姓名，卻轉一念道：「他總認我是仕路中人，豈我之茫宿寒斃，終不脫那烏紗氣習麼？我且假作望氣術士，試他眼力，且覘其所守何如？」因答道：「小弟復姓司馬，單名一個卿字，曾讀異書，略知雲物，見文光直射牛門之間，知此地為德星所聚，故爾尋蹤至此。今觀先生，真其人也，豈復有暫隱如先生者乎？」那人道：「老先生委蛇之度，固非術士者流。野人業在農桑，豈有春華可採？賤名孫康，家傳耕讀，偶翻幼時塾課，輒復吟哦；老先生望氣之談，得毋相戲。」長卿愕然道：「先生高士，何必仿姓名於古人？」孫康囁嚅道：「東家效顰，村愚故態，乃云高士耶？」長卿暗忖：此人姓名既與籤詩吻合，才品更自不凡。岳王之意明為我兩人作緣，當與締交，致之東宮，以助素臣一臂。且因此人而得有文伯母消息，亦未可知。

正自躊躇，裡面搬出飯來，孫康便令添出碗箸，長卿亦不推辭，歡然共食。飯畢，長卿詢及夜間火光之事，孫康道：「昨晚得一舍姪，產室之上罩有紅光，以致驚動鄰村，俱來救火。」長卿道：「此貴徵也，天上石麟，許一摩頂否？」孫康道：「昨晚才生，恐難遠抱至此。」長卿道：「弟但欲聞聲，隔垣亦可。」孫康無奈，領至一房牆後竊聽。長卿撫掌道：「桓宣武八州都督，此為過之；而中正和樂，則福德兼備之聲也！」聽畢出來，長卿暗忖：部婁無松柏，其父必非庸人。因向孫康道：「令弟尊名，容一見否？」孫康頓了一頓，答道：「舍弟孫盛，遊學北平。」長卿笑道：「又是一位古人。且請問令尊令堂具慶否？」孫康道：「先嚴早背，家母在堂。」長卿道：「太夫人春秋？先生貴庚？令弟有幾位令姪？」孫康道：「家母年幾知命。賤庚二首。舍弟子息稍遲，昨日所生，尚是頭胎。」長卿大喜道：「先生有幾位令郎呢？」孫康道：「兩個豚兒。」長卿道：「年各幾何？」孫康道：「大兒八歲，小兒六歲。」長卿道：「先生原在吳江，是幾時遷居於此的？」孫康呆了一呆，長卿呵呵大笑，直立起來，雙手執了孫康之臂，說道：「古心兄今日才逢，真好僥倖也！岳王簽真好靈應也！令弟素臣有書在此，快領弟進去拜見老伯母！」孫康大驚失色道：「先生何人？素臣又是何人？」長卿復大笑道：「古心兄至此尚欲瞞弟耶？弟即洪文，字長卿者也。」因在貼胸取出書信，孫康接過書一看，大喜道：「積慕久矣，不料今日得會。」語未畢，便如飛的奔入水夫人房裡來。

原來水夫人自七月間被督學將古心拿去，正在驚憂，只見許多報人擁進廳來，貼起紅單，喧嘩討賞。水夫人看了報抄，打發才罷，恰好古心及文虛都放了回來，水夫人大喜道：「你們緣何得釋？」古心道：「真是世態炎涼。今日學台大發雷霆，要將孩兒刑訊，孩兒恐辱先人遺體，宛轉求告，全然不聽。天幸提塘送報，他在公座上揭看，第一行就是吏部尚書趙芮等保舉直言極諫之士。奉旨：黨桐、文白，著各該省督學御史徵送進京引見。」他沉吟一會，放下臉來，把孩兒請起，將報抄遞給，說：「文生員，你今

弟恭喜，不日就是敵同寅了。昭慶失火之事，本院不得不認真，要知嚴訊該生口供，是定審豁令弟的鐵案。如今是不消了，有本衙門風力，誰敢再行牽告！一面請回，這老家人也帶回去，本院隨後便來道喜。」母親，看著這等鬼城情形，真足令人齒冷。「水夫人蹙額道：『塞翁得馬，焉知非禍。你弟若在京中，引見時必有大禍。這督學又翻過臉來，那時就無可解免了。湊巧昨日未小姐著未能來送中秋節禮，我與你出其不意，連夜僱船前往豐城，庶可脫此禍患。』古心道：『二弟有此際遇，道路皆為加額，親共擬彈冠。回來時，聽著路上口碑，庭中祝嘏，雖處之淡然，亦何至反以為害，急思遠避起來。』水夫人太息道：『吾兒平日所讀何書，所窮何理，怎這等臨事茫然，毫無巴鼻？汝弟生平所深惡痛嫉者，是異端惑世、宦寺擅權，私居咄咄，常形悲歎。今一旦得觀天顏，所應者又是直言極諫之科，自必明目張膽，盡所欲言。目下國師之寵正盛，司禮之箴方張，車薪之火豈杯水所能救？蟠結之禍豈立談所能除？不忌鼠器，而輒批龍鱗，輕則竄逐，重則誅夷，事所必至，理有固然。昔人云：賀者在門，弔者在閭，正今日之謂也，何云過慮耶？』古心爽然道：『母親料事真若神明。但二弟蹈此危機，恐難完璧，怎得他知幾遠引、明哲保身才好。』水夫人佛然道：『明哲保身四字是聖人重道行權之學，非大賢以下所能。古今來不知多少人誤在此四字上，馮道身事十主，小人藉以納污，所謂罔之生也，幸而免耳。我平日怎樣教你做人，怎還出此依阿口口之語？寧吾言而君不用，毋君用而吾不言。《魯論》云：「勿欺也而犯之，志士仁人，有殺身以成仁，無求生以害仁。』你自小就讀過來，難道聖訓都可不遵的嗎？』

古心嚇得面如土色，勉強辯白道：『孩兒因母親年高，倘遇意外之事，必甚傷感，故願二弟危行言遜，以盡人子之心，如何敢教他模稜兩可，為名教中罪人呢？』水夫人道：『水孝始於事親，終於事君。為臣盡忠，即是為子盡孝。汝母獨能不為范滂之母耶！忠焉能勿誨乎？汝弟所應者何科，怎講得言遜？』古心涕泣謝罪，復稟道：『未家向未往還，且遠隔數千里，卒然往投，似嫌冒昧，兼不耐跋涉之勞，不如就近於梁公、無外等家，擇一處暫避為便。』水夫人道：『藏欲其潛，避欲其遠。督學既勢利之人，縣主又奸詐之輩，若亡不越境，何異藏首之雉乎？未小姐感汝弟救命之恩，事之如兄，待我如母，前日書中又備述其婢素娥之賢美，扶持汝弟病中，情至義盡，雲已認為親妹，將來欲令侍我晨昏等語，則此女已與汝弟約言可知。雖在異鄉，不啻骨肉，良禽擇木而棲，此佳蔭也。至於道路風霜，舟車勞頓，不過一時之事，較之囹圄羈繫，縲絏拘繫者，苦樂何如？但恐即避遠方，而家鄉親友仍不免稽查牽涉之累耳，況可往投，以自害復害人耶？』古心道：『母親所慮極是，但家中自涉訟以來，囊空如洗，拮据借貸，豈能連夜潛逃？』水夫人道：『守如處女，脫若狡兔。機事不密則害成，不速不密，鮮不敗矣。未小姐現送中秋節儀二十四兩，可作盤費，今晚即行，不可通知一人。你即去悄悄料理，不得遲誤。』

古心遵命而行，密令未能僱定船隻。內裡水夫人姑媳領文姬及三個丫頭，收拾細軟，外面古心、文虛、未能打疊行李，一面亂著接待賀喜的人。候到昏黑，悄悄下船，搖出水關。一路上關緊艙門，聲息不透，於八月十三這一日，竟至豐城。未能上去悄悄稟知。鸞吹大喜，要騰出西邊一宅安頓水夫人。素娥道：『這卻不要。大兄弟雖不比從前，但現住在內，不便將他搬往別處；二則文大相公同來，未免嫌疑；三則城中耳目眾多，恐有漏泄，依妹子愚見，不若留住西莊，許多穩便。』鸞吹稱善，因令未能吩咐申壽打掃西莊，一面照來客數目準備大轎小轎，再備兩乘轎子伺候，我與二小姐到河頭去迎接，就送太夫人到莊。素娥道：『論理該是這樣，但文太夫人潛蹤至此，若如此驚天動地，恐不穩便。只合叫莊上人抬幾乘小轎去接，我與姐姐明日下莊，一來好等文太夫人歇息，二則免使莊上人矚目。這些事情申壽也料理不來，還得未能前去，要將文太夫人、二娘娘及大相公、大娘娘這幾處臥房安頓得妥當。以後朔望時節，我和姐姐時常下去問候，也要一個住宿之處，須得與文太夫人及二娘娘臥房相近，與文相公住房隔遠些才好。』鸞吹贊不絕口，令未能悉依素娥之言，即去料理。未能道：『文太夫人原吩咐過的，要待天黑又起船，不可著人去接，房子穩便幽僻些才好。二小姐打算著西莊，不去迎接，正合文太夫人之意。如今只消把船攏到桃花港西岸，離莊便不多路，只叫莊戶用一兩乘小轎輪替抬上就是了。文太夫人已改姓孫，叫小姐及合家俱不要提起『文』字哩。』素娥道：『這要切記，你到莊上就不提起『文』字。』未能應諾出去，到船中回明水夫人，吩咐船家攏向桃花港去，自己便趕到西莊，同著申壽，叫起莊僕，打掃房屋。

那西莊有五進房子，後面帶著一所園亭，未能依著素娥主意，將第三進上房五間，東邊做水夫人臥房，西邊做田氏臥房，中一間空作起坐；兩廂房做丫鬟紫函、冰弦的臥處。東邊一座角門，開進第四進屋內，東兩間安頓古心夫婦，西兩間安頓兩小舍人及秋香，中一間也空作起坐。西邊一座角門，開出第二進大廳上來，把大廳西邊兩間隔斷，準備鸞吹、素娥下莊安歇。候水夫人等進莊後，把大廳門封鎖，原先住有兩家莊僕，俱搬至第五進內居住。廂房內現有廚灶一切傢伙雜物，除原有之外，都向家中取來添補，把文虛老夫妻二人安頓在第四進西廂房內，靠西廂房一座角門，開出園中，把所鬆樓三間做了古心的書房，就在後邊出入。前邊門房內，堆些水車、磚瓦，平時鎖閉，至鸞吹等下莊始開。

忙亂了大半日，收拾停當。水夫人到莊一看，甚是喜歡，廚下備進三席便席，把一席賞給未能、申壽及住房莊僕，留一席與田氏同坐，一席送過後邊古心房裡。文虛夫婦及紫函等丫鬟自有酒飯。當夜無話。明日一早，水夫人梳洗已過，獨不見田氏進房，因叫紫函去問。只見冰弦慌慌張張的過來，回稟道：『二娘娘因轎夫抬得不穩，動了胎氣，肚裡疼痛，到半夜又見一些紅，今早還耐著要想起來，不叫冰弦告訴太太，如今紫函來問，怕太太著惱，急了一急，這會子越痛起來了。』水夫人吃驚道：『怪是晚間陪我吃飯有那些不自在的光景，原來為著肚疼。你該早說才好，如今便怎處？他因月事不正，不得受胎，天幸醫治好了，又動起胎來。』一面說著，一面自進西邊屋裡來，卻見秋香一陣風的跑來道：『未小姐來了。』水夫人無奈，縮住了步，阮氏已從後而至。

早見庭中兩個女子素服淡妝，姍姍來遲。水夫人略放愁顏，阮氏降階迎接，鸞吹、素娥上階相叫，丫鬟們鋪下氈單，清水夫人坐而受辭。水夫人道：『兩位小姐只行常禮，休要折壞老身！』阮氏便去撤單，卻被素娥拖住，鸞吹口稱「伯母」，斂衽而拜。水夫人堅辭不獲，只得還了兩禮，受了兩禮。次及素娥，緋紅了兩頰，低叫一聲「太夫人」，便跪下去。水夫人一手拖住，說道：『此位想是二小姐了，因何這般行禮？』鸞吹道：『這就是素娥妹子。姪女前日稟知伯母，將來要奉侍伯母晨昏，該是這般行禮，伯母體要推辭。』水夫人道：『行禮且慢。老身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二小姐動了胎氣，正在沒法，聞二小姐精於醫理，斗膽敢求一診，望以人命為重，褻瀆為輕。』鸞吹慌忙答應，素娥亦腴腆應承。水夫人大喜，立即陪進西間。田氏蹙蹙不安，伸手出被，告罪請診。素娥調息細診，說是不妨，大約一劑可癒。因開出一方，是生地一兩，川斷三錢、杜仲三錢。阿膠五錢。寫畢，遞與水夫人，道：『有真阿膠便好。』水夫人道：『這卻盡有，前日水梁公寄回來的，是叫那個丫鬟藏著？』紫函即刻送至，素娥嘖嘖稱賞道：『這才是上等阿膠，真個明如鏡，黑如漆，快如刀，碎如雪。有此真膠，包管一服即愈也。』

水夫人愈加歡喜，忙叫文虛去贖藥，自邀鸞吹姊妹到中間去待茶。素娥重要下跪，水夫人仍行拖住，向鸞吹道：『二小姐賢淑，我已盡知，小兒病中受恩，老身還當拜謝，況姪女已經認為親妹，自應一體，不必過謙。』鸞吹道：『其中委曲，待恩兄回日稟明，今日此禮是必要行的，伯母但請坐受，姪女豈敢欺！』水夫人斷不肯受，鸞吹無奈，只得把素娥病中許其稟知太夫人收為妾媵之事述了一遍，道：『伏望伯母垂憐收錄，姪女銜感無窮。』水夫人道：『小姐書來，我已心疑及此。屈淑女於小星，特恐癡兒減福耳。老身何幸得此賢婦耶？但妾為側室，原無如此行禮之法，紫函可鋪好氈單，待二小姐相見。』鸞吹大喜，令素娥登單萬福，整整的拜了八拜，然後阮氏過來與二人平拜，又叫兩位小舍人拜見姑娘。水夫人復向素娥道歉說：『老身從前出京，也為駝轎內動了胎氣，把一個八九月身孕弄掉；今見二媳腹痛下紅，恐蹈前轍，故不俟坐定即求診視，太覺冒昧了。』素娥連聲「不敢」。茶罷後，問些路上風霜，家中訟累。只見一個小童跑進來道：『家裡人來說，縣裡有差人在家，要請小姐回去哩！』阮氏急問是甚差人，丫鬟等面俱失色。正是：

草中石臥心疑虎，壁上弓懸腹畏蛇。

總評：

酒能亂性一段，小中見大，極有意義。書中如此指點，不可枚舉，觸類引伸，泛應不窮矣，安得以稗官目之。

正一、火居一段，議論與素臣一鼻孔出氣，可謂格言。然則老、尹、莊、列，罪得末減乎？無火居亦無正一。火居為正一之

倡，則老、尹、莊、列實為戎首。此又不可不知。

紅光為龍兒始生之瑞，即為長卿之漁父屈曲而引入桃源，一事兩用最為靈便。

長卿進園如入桃源，不復知有魏晉。聽書聲、見讀書人，清談往復，真有齋風颯颯散發天際之樂，即非古心已屬僥倖，況平空得此奇遇乎？讀竟急為浮一大白。

古心不另立傳，其性情、學問，錯見全部，然不特費筆墨，少為摩刻，亦嫌滲漏，故於長卿傳中細意描寫，如等一小傳者。經營曲折，具見良工苦心。

素臣不過由日月保舉，豈能必得？御史前日見司官，面上刮得下黃霜，督學何以大異於是？緣抄報係渾開吏部尚書趙芮等保舉云云，則文白之舉主亦必係當前權貴，可知與司官之明知為日月者迥別，「沉吟一會，放下臉來。」寫得精細之至，固未易吹毛求之。

水夫人之料事處事是第一等見識、第一等學問，即素臣亦在其範圍中。欲資其德業才智者，凡其一言一動，俱當細意體究，不可草草看過。

水夫人料素臣必極諫得禍，當與後第四十四回聞謫不哀一段議論同讀；論素臣必當極諫即得禍勿恤，又當與前第三十二回觀水勸駕一段議論同讀。不知合前後而讀者，切勿令讀此等奇書。

素臣純陽寡慾，何得子之遲與後文絕類？此回於水夫人口中以田氏月事不正補之，乃無罅可指。